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四

南豐曾鞏文一

雜著 書 序

書魏鄭公傳
與孫司封書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福州上執政書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四

南豐曾鞏文一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

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

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稾為掩

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鞏文以此篇為第一所為既沒其言立者歟按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周公孔子成王之言胥不若是而謂鞏之說可比於古之立言者何歟曰周公之言則孔子文言明之矣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陰不得自有美自有美斯惡矣雖有公旦之勳勞而使天下不知其出於王則亦惡矣雖百官總已以聽於周公而凡文告之辭必曰周公曰王若曰

若令傳宣詔告者然可知明保沖子而終未嘗有一言一事之專成者公之美皆王之美也至於納誨則不然曰予旦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公未嘗有所諱而讓也蓋无成之義在事立績成之時而納誨之辭在出謀發慮之始安得引易之語為議哉若孔子之言為人臣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與父言依於慈與子言依於孝子與子相語而言父之不慈固為悖德父與父相語而唯言子之不孝則亦里巷小人之為矣孔子人臣為人臣言安得不云爾乎若鞏之言所以開後世人君之惑也況乎察言者如觀山焉移步換形遠近高低便不同在善須會者夫善則稱君善已成也過則稱已過已成也善之已成而身任之是悖易无成含章之義也過之已成而身任之是為尊者諱也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之類是也若夫諫諍之事則善固未成而過亦未著其納諫而成善歟其善之大小未可知而先彰其納諫之美若決江河則尊吾君以舜也縱使過已成而改而之善歟過既改則過之大小不必問而唯見其改過之美改過不吝是尊吾君以湯也然則鞏之言正孔子所謂善則稱君之大者

矣而奚有二焉惟諫不納而過已彰乃號於人曰吾嘗言之矣則為失人臣之義耳而豈鞏文之旨哉若君陳之書則先儒辨之久矣葛真曰成王殆失言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真德秀曰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祖稱李斯善則稱君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兩家之言當矣抑又有說焉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成王之命君陳也周公既沒而使代

其職以監殷頑民於下都也管蔡之亂未久成王親政亦未久安反側銷奸慝用恩用威與常事異其時勢必有當如是措置者而成王有此言也蓋自恐其德之未洽於天下也而豈謂易地皆然哉是又不得據君陳以非鞏矣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

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名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駡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

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戴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邪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

國所以立者紀綱也綱以統紀紀以承綱紀亂而補苴罅漏雖不可少然國不至於無與立也曰綱在也綱廢則紀雖存亦弛而不能舉矣誤封疆者不可逭誅死封疆者不可遺卹是立國之綱也鞏所以勤勤於孔宗旦之事而必欲其白於天下歟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賙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於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

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蕞細之事宜以徹於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迨今一書之末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說者以爲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若是乎私恩公義之難並立而忠孝之致相妨乎奚其然也道在明孝則守先待後不事王侯正爲朝廷端本明化忠之大也非公義歟道在明忠則能致其身使天下咸曰幸哉有子如此正爲父母繼志述事孝之至也非私恩歟然則道一而已在人審其輕重而時

措之耳世衰道微彞倫攸斁於是覩起與殺其父而世以為忠伍員教吳滅楚而世以為孝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有若之所以歎也至於君臣朋友之間公義益以不明桀黠之徒以訐為直專於恩地加朘刻焉以求親媚於主上號於人曰不黨而不顧神人之所共怒其同流合汙者利相引害相扶前者唱于後者唱喁即至國步蔑資淪胥以敗而世猶諒之曰某與某有恩也豈不謬哉夫以私恩報私恩無異紵衣縞帶耳以公義報私恩則木桃瓊瑤也若廢公義以

報私恩猶樹穀而得稗矣豈所以為報哉韓厥之舉愈彰趙孟之忠況所為公義者又非必盡若韓厥之事也哉夫人生平恩怨所不能無公義之不明吾不知其何以報恩矣鞏受杜衍匍匐救喪之厚德而矢以公義為報恩豈非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王明清曰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歐陽文忠識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為文忠所稱如此則其人固可想矣既以豪俠自任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文采可喜氣概頗相投公厚贈其行會與郡將錢僊芝不叶据

撫公以客所受為賄公引伏受垢不復自辯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訴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子南豐先生子固已名重於世適留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自來逆旅為辦後事

聖祖御評
矜貴莊嚴而氣自紆徐不迫讀此等文當細觀其轉折脫卸之法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

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

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

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

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茅坤曰此書紆徑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特勝

張英曰以畜道德而能文章歸美歐陽足見作銘之不易以此一義迴旋轉折灑灑洋洋極唱歎游泳之致想見行文樂事

聖祖御評
出入風雅之中自有溫柔敦厚之致如其本乎性情者深也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名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

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

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

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乎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義此鞏之所

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輙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葢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

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拘執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

鼓之警里有家室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麴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

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茅坤曰子固以宦游閩徼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為陳情之案而其反復咏歎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聖祖御評慎取二字真讀書要訣此論文所獨闢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

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獘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

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鞏序謂新序三十篇而今之新序僅十篇耳雖其事不盡實錄要其所以為法戒不悖於道勝韓詩外傳之屬矣鞏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而教人以慎擇就十篇觀之無有也顧未知餘二十篇何如豈後人去其疵累而存其精英邪

聖祖御評
閨門之內王化之原暢達其辭足以茂明風教矣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盡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

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

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朱子曰關雎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竊謂庶幾得之

黃震曰南豐疑此傳稱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詩序

不合蓋不思今序衛宏所作出向之後也

儲欣曰深探經術懸為日月不刊之書

聖祖御評論聖人因時制禮處原本經術此見南豐為學本領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

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椁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椁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

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

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濶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

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故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鞏論禮與蘇軾之語如出一人。軾之文雄快。至於縝密純粹。固遜於鞏也。若鞏所言禮行而財用可充。則固軾之所未及。而經世之要旨在焉。惜鞏亦未嘗究極言之也。古之人飲食衣服宮室兆域。莫不立之等威。使無僭差。曰以辨上下定民志。匪曰以此富民也。然而富民莫要於是。蓋古之聖王自公卿士大夫以至於庶民。蚤已計耕者之所穫

與祿足代耕之數。為之品節限制。而行之於等威之中。天下之民習見習聞。無其位自必恥用其物。非特畏而不敢用也。故奢侈之俗不待禁而自無。既無越分之侈用。則其所宜用者財自足以供。而不至於匱。此聖王使民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仁恩誠莫大焉者也。秦漢以來。古制蕩然。競以奢侈相尚。用之無藝。賈誼云。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相沿以至於今。若河決下流而東注。其孰為之底柱乎。然民情不相遠。有其舉之。亦莫敢壞也。如今日者。親王郡王得以蟒

繡為坐具等威在焉則雖有放僻邪侈之人不敢以蟒繡為坐具公然入朝市者也若臥具則有力者雖庶人並得為之而莫或禁一臥具可作數坐具然坐具則公卿不敢臥具則庶人得用之而無非者以為等威不在是則無所畏與恥故也由一坐具而推之固無往不然矣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力之所用其為財止有此數不過相流轉於天地之中賴君上留餘之以惠斯民然亦不能當人人用之無藝也況乎其朘民之膏以附上也為人上者人人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亦甚勞而難徧矣況乎既徧之後又豈

容絕而不更續也然則以法活人法立而利無窮其安可不講於禮乎

王志堅曰困學紀聞云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李吉甫按南豐嘗作懷友以遺荊公公答以同學荊公答段縫書為南豐辨謗南豐亦薦荊公於蔡學士其相知如此後荊公得志而不為茍同又如此子固真君子人也

張英曰禮因人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此實確論出入經史其言典醇濃縟閎博淵雅南豐之所擅長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五

南豐曾鞏文二

序

戰國策目録序
徐幹中論目録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送江任序
送趙宏序
序越州鑑湖圖
叙盜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五

南豐曾鞏文二

戰國策目録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

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校編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戰國策皆其橫議之文也而實執國命以交天下之兵所謂充塞仁義者劉向以為不得不然惑也鞏辭而闢之當矣明道德之出於一而枉尺之必不可以直尋其為世道人心益良厚然於篇末設為或問以著此書之不可泯必存其籍而後可以為戒則猶有議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衰史氏漸亡然晉董狐之書趙盾齊太史之書崔杼皆以死守其職雖亡不能盡亡也左邱明用左史之例以傳夫子之春秋故其文雖亦紀言而主於事復自集列國之語以備右史故其文雖亦紀事而主乎言戰國策國語類也夫亦戰國之史云爾何議存議廢為然則鞏沾

沾焉著其不可廢之故亦惑也柳宗元唯不明乎此故作非國語以尤左卯明而不自知其陋無異舉斮脛剖心之屬非泰誓也鞏知二百四十五年之行事載焉較勝宗元矣而未了然知其即是戰國之史善惡畢載不得以其邪說暴行而議存議廢者則亦不無小失云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

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孟子以守先王之道待後之學者自任蓋聖賢仁天下之心至無已也不得致吾君於堯舜以斯道覺斯民則將澤夫後世之民期後世之被其澤必使其緒有傳其風可繼若曰萬世而後得其解者猶旦暮遇之功豈必已出名豈必已成哉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偉長抱道守節於亂世著書述孔孟之旨殆其人歟此鞏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若不及也

聖祖御評
層折以抒其情使人忠孝之思油然而生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僊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記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

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

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致堯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

茅坤曰予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韓歐與蘇亦當俯首者

王慎中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聖祖御批
歸重仁宗得體
得法識高力厚
典貴之文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

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
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
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
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
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
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
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
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
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

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
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
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
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
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

黃震曰貫之名師道事仁宗為言官其子世京集其奏
議十卷南豐發明其遭遇之盛云所以明先帝之盛德
於無窮也墓則清獻趙公為誌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

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不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予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作在新法未行之先太平館閣人物風雅委蛇委蛇美矣盛矣所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者歟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摇懈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葢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

吏於遠此非獨優與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生於斯土官於斯土皆命也皆莫之致而至者也生於柳者背井離鄉則其思柳無異乎他方之人也官於柳者則咸不欲久居何哉生於柳者於其宗族親戚之事斷無有

以為不足為而傾搖懈弛者也官於柳者其人民土田猶
夫我之宗族親戚而責加重焉乃傾搖懈弛以為不足為
何哉人之情滯於既往逆夫方來而於現在所居之位職
所當為之事則未有能盡心焉者也此之謂情識顛倒子
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
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
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
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
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贏糧舉藥選
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
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
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

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

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序

儲欣曰吏治莫盛於漢而漢法尤合乎人情以郡人典郡守者不可勝數也唐宋亦然至明始竊竊以私疑之越省命官猜防愈深吏治愈不古若矣奚益耶

送趙宏序

荊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

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書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邪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歷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蠻夷之為邊郡害者與敵國異敵國者秦越之謂也秦勝越越未折而入於秦也越勝秦秦未折而入於越也然一勝則敵必懼而不敢擾塞而吾國以安若大勝則捭折而入於我土地闢而政化同霸王之業也若夫蠻夷者其地

本吾之地也其民本我之民也一旦賊民人盜府庫則名之曰叛然終不能出吾疆宇而他之也以兵向之則走走則散布山谷與齊民不殊末由區別而使戮當其罪也兵所不至則又保聚賊殺延蔓而不已與之相角逐則疲於奔命不戰而先自困也其頓兵一舉而盡殲之乎則地勢險隘深阻蓋天實為之不可得而盡殲也蓋天地之性必不使數百萬人一朝盡殲矣又其地毒蒸磽瘠非生其土者居之則不能生即使盡殲其人非可遷民以實之者也然則蠻夷之不可以兵治也決矣若非長吏扶信明義以

漸化寇盜為齊民固無第二術矣然而武夫悍卒之所為必與信義相反如鞏所稱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是已豈武夫悍卒獨非人而無人心哉利在是害在是趨利而避害則必出於是矣斬力勝賊者百勝豈能無一敗百勝不足以威一敗即以敵侮賊固不恥敗也我恥於敗故得賊殺之窮極慘酷以洩忿以立威於是有暴骸者不知蠻夷之性本不畏死何畏暴骸其禽獸歟禽獸固不畏暴骸也其猶有人心歟則彼亦知刳斮剖裂非人所為愈不服而愈不畏迨乎殺之不可得而殺計益無聊於是誘之

降而殺之而暴之於是蠻夷麏驚鳥亂至死不服而民不聊生矣凡若此者皆與信義反而武夫悍卒之長技也故蠻夷不可以兵治決也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

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户慶歷之間二户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户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

斗門輙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柱石以識

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壞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户二十萬

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需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

鄞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説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巳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巳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巳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

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東南澤國土宜秔稌故水利最要文敘鑑湖興廢顛末與歷代修復之議官民利弊之隱而斷以己意豈非牧斯土者所宜深考者乎惜文存而圖亡矣抑嘗論之官之為民

興利也非有勤恤民隱之主又有慈惠忠幹之臣不能作作亦不能成也而既成之後世遠年湮則民之壞之者萬端既壞之後欲復其故則民之撓之者萬端牧斯土者思秩滿遷官而已誰其意在民者有一於此又不勝衆說之紛紜而形勢之隔閡往往太息而罷為民興利何其難哉蓋天下各私其利之在已而不知利人乃為已利之大故弊至此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大道之衰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夫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合之則天下亦無不親其親子其子矣而聖人猶以為道衰謂之小康何哉以為有已之見者存則末流將靡所不至也習俗澆薄人心嚚頑人人唯知有已人人欲天下之利盡在已利之所在至於親不親子不子矣即不必利之所在而彼其意之所之若將有利焉則已親不親子不子矣卒至有萬害而無一利吁可衰也誰能知利已之大莫利人若者乎聖人無已靡所不已豈作而致其情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也有其利之謂利在人而不在已可乎然則行道之人亦民吾同胞也有其利之謂利在已而不在已可乎若離人而立於獨則所為已者塊然血

氣之軀所需者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耳嗚呼平生能著幾緉屐而奚必取盈焉安得人同此心而使天下利盡興而害盡革也

敘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儇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於孫儇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

者皆别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内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毁埠之上士有飢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容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

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予之於是盡心矣。

有憯怛忠愛之意可為為士師者法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六

南豐曾鞏文三

論　記

唐論

墨池記

南軒記

思政堂記

宜黃縣縣學記

筠州學記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六

南豐曾鞏文三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以至于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倣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倣于三代漢之亡而强

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寔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

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

于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鞏此論上下千古非止較唐太宗之得失也故太宗以後無一語及之而目其篇曰唐論明非為太宗發也終之曰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蓋招隱之文歟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君臣父子五倫中實惟兩大堯舜之君曠世而難遇也非堯舜則不可委質而為臣然則又安得堯舜其人者而為之

子乎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要亦為門弟子言之耳使如魯公子者又將安隱非特是也門弟子中如孟孫說與南宮何忌者又豈得棄其世祀而隱乎言固各有當也如此文者教人以難進之義洵善矣以為通論則非也若其纏綿悱惻夭矯變化則固文之雄矣而茅坤轉謂其體弱何哉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

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慶歷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寂寥短章而使人味之雋永此曾王之所長也

南軒記

得鄰之苐地燔草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閒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閒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羮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欿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

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韓愈而下至於曾鞏類皆天資英妙絕倫離羣而於聖道

之要學而有得唯李翺與羣翺又未及羣之粹也其言養我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其言有本末矣不學者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能如是言之有本末乎果若其言設誠而致行之其於孔氏不難升堂入室豈徒文之雄哉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

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堂以思政名豈本此歟子産此語為政者所當誦法矣而鞏謂因時之變求必然之理以應無窮之事者實千載而下為子産語下注脚足使人得慎思之方也夫人於一身一家之事不知命之

有定分之有限深思熟慮再而未已至三三而未已至八九卒乃倉黃眩惑神馳於無何有之鄉而不知其所止者多矣至於朝廷之事民生國計之所關則無所用其思夫豈不思思上意如何耳知上之意無所主則思同官之有力者其意旨如何耳但問例如何耳嗚呼古之為政何其難今之為政何其易也夫以子產之賢而其於政猶必日夜思之而後敢行今之人視子產何如而所行之政往往皆屬不思而得然則民生何由而厚國計何由而是讀鞏文能不蒿目於斯世哉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

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

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與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

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朱子云。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又云。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朱子之景企如是。是以朱子之文絕類之。此篇更為水乳。篇中發明古者學校教人之法。格物致知之要。真切不差。實為程朱開先。可尚也夫。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予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

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

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能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

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歴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朱子曰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

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

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

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世謂柳宗元記段秀實曾鞏記顏真卿皆不以一死重其平生以為具眼定論然兩作自是不同秀實武人宗元恐後世以其奮笏擊朱泚為出於一時激烈所為沒其平日慈惠忠清可以當大事之學識故特著其逸事以傳後世若顏真卿之大節卓卓震耀耳目其不以一死重者夫人知之不待鞏言非若秀實之傳於今實宗元表章之之力也且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其生平事蹟真所謂屑栴檀寸寸皆香者又何從較其輕重哉自濂洛關閩昌明道

學而後人知修身之有方治國平天下之有具如昏夜有求於幽室之中而與之以燭其功固在萬世乃學者不踐其實徒附其名不力諸躬行但騰其口說不同人於出門轉起戈於席上一句一字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吾師之說不如是曰此禪學也其極至於無父無君雖陸九淵之高明王守仁之忠幹而羣爲嚚訟如攻寇賊焉夷考其行則與流俗無絲豪異也簞食豆羹見於色曷問死生大節乎若顏真卿之學其所慕效者羽士也其所略涉藩籬者浮圖也不能為格物慎獨之辨不能為敬義夾持知行並進之說而自壯至於老死其忠貞義勇貫金石而動鬼神赫赫如是不謂之聖人之徒而可乎學者當何所從違而用人者當何所取舍也夫學之必待講也欲明入聖之途轍使中材之士皆有所遵循以淑其身而為天下國家用也今舉上智之士有一不似聖人之謦欬者即擯之不得為吾徒而中材以下皆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學不講之時其晦蒙否塞更甚也豈程朱講學之心哉讀鞏所云真卿學問文章雜於神仙浮圖不皆合於理其奮然自立蓋天性不禁重

有感焉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

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謂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茀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

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東漢之末士以志節相高小人亦比而誅之使善類無遺種此郭泰有殄瘁之傷也人之云亡於是董卓曹操無所顧忌不特漢祚以移而大亂者二三百年中國分裂視弑君篡國為故事矣識者謂小人狠虎何所不至而君子自潔其身不為後世慮者亦有遺議焉此諸賢所以為隕霜之芝蘭而徐孺子輩為歲寒之松柏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

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

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

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

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趙抃救災之法盡善盡美而鞏所記又復詳盡明晰司牧之臣案閒必備之書